

戊辰龍年的會津白虎隊

左永業

原刊『日本研究』（台北）第四二九期（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二月）頁五十八—六十

朝代興替的大時代，往往能考驗人們

的忠節道德操守，這種考驗，在太平盛世的
日子裏，是不易出現的。中學時接觸到秦末
漢初為自刎而死的齊王田橫殉節的五百門客
的事蹟，頗為其忠烈所感，後再讀韓愈的祭
田橫墓文，感受更深。不過，二千多年前真
正封建時代如此密切的主從關係和濃烈的忠
義精神，並不易為現代人所理解。（註一）

報國誠忠天地鑒

幕末明治時代的人物中，印象較深的
是會津藩藩主松平容保，這位給形容為容姿
端麗的藩主，在擔任京都守護職期間，甚得
年齡相若的孝明天皇歡心，亦為幕府所信任，

日本江戸封建幕府時代，武士道德觀成
熟，在一八六八年改變日本國運的戊辰戰爭
期中發生在會津藩的一段插曲，充分顯示出
主從倫理所發揮的作用，這就是少年白虎隊
二十人為自主自裁的事蹟。



藩主松平容保 會津若松市鶴城・二〇〇〇年攝

其後在戊辰戰爭中，他領導會津男女老少上下一心，對抗薩長尊王軍的北伐，終至困守孤城竟月不敵而降，亡國孤忠，最易使人欷歔，而會津圍城戰中的白虎隊和娘子軍，以少年和女子之身，貞忠不貳，倍惹同情。



鶴城

原會津藩的城下町會津若松市，位處本州東北地方南部的會津盆地，東面有磐梯山和豬苗代湖，距東京約二百公里。千禧庚辰龍年六月下旬，乘新幹線快車由東京北上郡山市，再西轉磐越西線列車，抵達會津若松已是晚上九時多；短短兩天逗留，總算到過舊藩主居城的鶴城和飯盛山上白虎隊員自裁之地。

飯盛山在會津若松的東隅，如由火車站步行前往，半小時內可抵山腳，拾石階而上，不一會便到達山腰的一片平地，平地後面橫列著墓石十九片，這就是自殺身死的十九名白虎隊員的埋骨之所。當時殉死的隊員原為二十人，但其中一人獲救，結果享壽七十八，他的髮塚，亦在這平地不遠處。平地的一面復有石階一道，踏級而下，便是白虎隊員自裁之處，這兒有一個白虎少年的石像，

他以右手蓋額，遠眺著會津若松市區，依戀故城之情，長存人間，旁設香爐，供人焚香參拜。

飯盛山上白虎隊員像



回到那幅平地，留意到有石柱一根，柱頂一隻銅鷹舒展著雙翼，看柱旁的牌子，這座紀念柱來頭不小，它是一九二八年墨索里尼以羅馬市民名義贈與日本以表揚白虎隊的貞忠的，花崗石柱來自古羅馬的宮殿，
(補註一) 柱下部原刻有意大利文「獻給武士道之精華」一語，二次大戰後美軍佔領期間，

連同柱上的法西斯黨飾，一併磨掉除去，但仍保留整座紀念柱，讓人們知道白虎隊的感受力曾遠達海外。

意大利所贈的白虎隊紀念柱



除了這些史蹟外，飯盛山山腰還有一間白虎隊紀念館，展出有關器物萬餘件；館前有碑石一面，名為會津勤皇詩碑，為國家主義評論家德富蘇峰所題，詩曰：「報國誠忠天地鑒，勤皇丹心聖君知」。

以下略述白虎隊精神的由來。

城下烈火

一八五三年培理叩關，一方面動搖了

江戶幕府的威信，另方面讓京都朝廷有可乘之機，圖恢復千數百年前天皇親政的國體。十五年佐幕派與尊王派的明爭暗鬥，發展至慶應三年十二月初九（陰曆，下同）尊王派發出王政復古大號令，翌年一八六八戊辰龍年正月，高舉天皇錦旗的官軍，在京都以南的鳥羽、伏見，一戰而擊潰視為賊軍的幕府軍和會津藩兵，歷時一年半的戊辰內戰於是展開。

初戰失利，會津藩主松平容保於二月自江戶回藩，為抵禦北上的官軍，隨即改革兵制，將藩兵按年齡分為四隊，朱雀隊為十八至三十五歲，是主力，青龍隊為三十六至

四十九歲，是後備，玄武隊是五十至六十歲，是守備，而十六、十七歲的少年，則為白虎隊，每隊再依隊員身分分為士中、寄合和足輕等中隊。

白虎隊隊員共三百餘人，其中的士中第二隊有三十七人，由成年的隊長、小隊長和半隊頭共五人率領。這士中第二隊內的二十人，數月後會在飯盛山上以一死殉主。

五月中旬，官軍不戰而佔領江戶，關東以南大定，八月初旬，參謀板垣退助決定在冬天來臨前攻取東北諸藩實力中心的會津若松城。前方吃緊，八月二十二日松平容保決出城督戰，白虎隊士中第二隊請纓出戰，與第一隊共九十多員一同護從主君容保出駐飯盛山附近的瀧澤村本陣。當日下午，由川村與十郎率領的薩摩、長州、土佐官軍二千餘，攻佔豬苗代湖西北角的十六橋，在橋西

面的戶之口原宿營，待黎明西攻不遠的若松城。前線告急，在瀧澤的容保立遣白虎士中第二隊出發，增援在戶之口原防線的數百會津兵。

是夜細雨霏霏，士中二隊隊長日向內記在宿營前離隊調度軍糧，但卻去如黃鶴，十七歲的隊員篠田儀三郎唯有權充指揮；八月二十三日（陽曆十月八日）拂曉六時許，戰鬥在戶之口原稍西的大野原展開，白虎隊員所用的舊式前裝槍與官軍的新式後膛槍相形見拙，加上眾寡懸殊，勝負立見，士中二隊唯有西撤，原三四十人的隊伍，能歸隊的僅二十人，其中受傷的約四人。今天在豬苗代湖西北岸的大野原，矗立著「白虎隊奮戰之地」的紀念碑。

另一方面，同二十三日早晨五時，會津若松宣布閉城固守（日語稱籠城），藩士的

家眷婦孺五百餘人皆避入藩主城堡鶴城內，

今天觀覽鶴城的入口



二〇〇〇年攝

但不入城而殉節自裁的士族女性竟有二百餘人之多。同日，在戶之口原得勝的官軍殺到，攻城竟日，為守軍所拒。為免鶴城外面人去留空的藩士房屋成為官軍的掩護據點，守軍從城裏射火箭引火將之焚掉，實行焦土抗戰，火頭四起，遠遠可見。

官軍殺入會津若松時，那二十名白虎

隊員正由大野原覓路歸城，他們穿過一道水深及腰的戶之口堰引水洞穴，下午二時許終抵飯盛山山腰。這刻，鶴城守軍引火燃著的藩士屋舍正在焚燒，紅焰黑煙，從山腰遠望彷彿正吞噬著藩主的居城，對充滿戰敗落寞感並飢寒交煎的白虎少年來說，這正是城陷的慘像無疑，絕望之下，他們提出三策，一是往實地探明真相，二是再戰，三是殉死，公議的結果，決定就地殉國，與君藩同歸於盡，於是或刺喉、或切腹、或以刀互刺，全體自盡。



圖上方為戶之口堰洞穴

二〇〇〇年攝

十五歲的隊員飯沼貞吉以刀插喉，惜不死，後為婦人所救；明治年間任政府職，累遷至仙台遞信管理局工務部長，更獲敘正五位勳四等銜，一九三一年終，飯盛山發生的事，賴他而得以傳世。

事實上，鶴城固若金湯，籠城整月，始終未為官軍攻入，但因外圍戰事失利，大勢已去，容保唯有在九月二十二日開城稱降，而戊辰戰爭持續至翌年明治二年五月（陽曆六月）北海道稱臣後，乃告結束。

人死留名，茲錄白虎士中第二隊殉節二十人名字如下：井深茂太郎、永瀨雄次、石山虎之助、石田和助、安達藤三郎、池上新太郎、有賀織之助、西川勝太郎、伊東悌次郎、伊藤俊彥、林八十治、津川喜代美、津田捨藏、野村駒四郎、間瀨源七郎、飯沼

貞吉、鈴木源吉、築瀨武治、築瀨勝三郎、
篠田儀三郎。

德富蘇峰題會津勤皇詩碑



揚名海外

官軍視會津為朝敵賊藩，在佔領若松城後，禁止收葬所謂賊軍的遺骸；躺在飯盛山上的白虎隊員，因此暴露於風霜雨雪中歷三數月，到十二月才有村人秘密將他們收葬。時光沖淡了明治政府的敵意，一八九〇年，當地人在飯盛山現地為白虎隊員分立墓石十

九片，並擴築登山參道，甲午、日俄之戰前後，為激發國民舉國一致的意識，政府更以白虎隊精神作為武士道的典範，通過歌曲和教科書灌輸給青少年。

能戰勝清代中國和俄國的日本，令當日帝國主義時代的西方列強對她另眼相看，白虎隊的忠勇事蹟，也因而流傳海外；又或者由於日本的武士道與歐洲中世的騎士道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處吧，因此在二十世紀初葉，先有新渡戶稻造的英文著作『武士道』在美國行世，後又有德國人、英國人和意大利人對白虎隊推崇備至。

德國人海澤 (Richard Heise) 一九〇二年應聘任東京高等商業學校（一橋大學前身）德語教師，在日期間，鑽研武士道和忠臣烈婦遺事，並遍遊各地史蹟，其德文著作日本忠勇物語書中，以生動的筆觸描述白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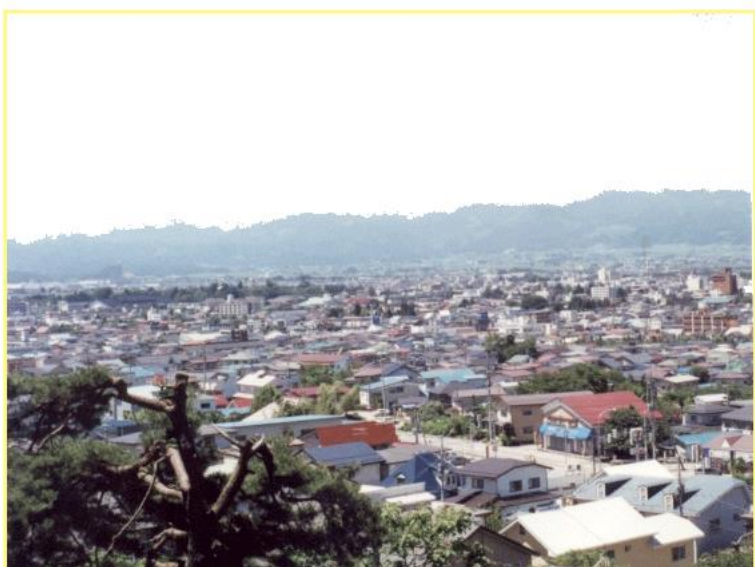
隊二十人自裁的場面，(補註二)海氏身故後，更能如其所願長眠於飯盛山上，與白虎少年為伴。

盛山白虎隊墓旁揭幕。

童子軍創辦人貝登堡爵士，在上世紀初周遊各國倡導童子軍活動時，曾以白虎隊精神比喻童子軍情操，一九二〇年首屆世界童軍大會在倫敦郊外舉行，貝氏當眾表彰白虎隊為世界童軍的模範，當時在英國童軍總部的會客廳裏，更懸掛著一幅來自日本的白虎隊自刃圖。(補註三)

出席該次童軍大會的意大利代表，對日本代表殊有好感，而總理墨索里尼國內的日本學者的介紹，亦認識到白虎隊事蹟，敬服不已，乃有意向日本貽贈一紀念碑以誌其事，在雙方安排下，一座由墨索里尼親自選定設計圖樣的紀念柱，於一九二八年在飯

從飯盛山臨眺會津若松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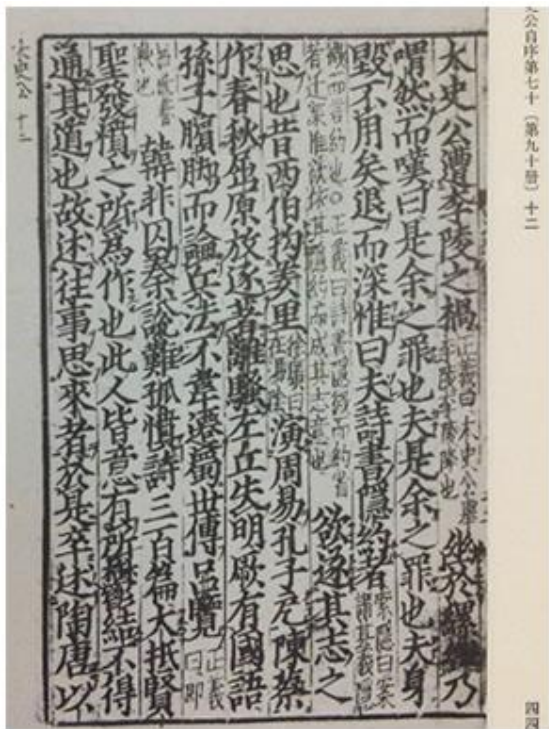
時移勢易，嗣後日本的武士道演變成侵略之道，禍及歐美，二次大戰後，在西方似再鮮有稱道白虎隊精神者。

忠孝兩全

忠孝兩全，是武士道德的極致，不過在武士的生活中，主從關係往往重於家族倫理，孝可統攝於忠之下，正如飯沼貞吉所說：「身為武士，一朝有事而捨生為主君，乃為忠為孝之至大至善者，自幼於學堂家庭受教，此道已徹悟心腑……。」（註二）

今天在飯盛山的白虎隊紀念館裏，展示著那二十名隊員的肖像，容貌長存。但是，齊王田橫和五百門客的樣貌，我們祇能憑想像猜度，司馬遷在總結田橫傳記時慨然曰：「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不無善畫者，莫能圖，何哉？」誠可惜也；（補註四）若然二十五史編纂當時多闕圖像一門，則對國史增益莫大矣。

日本國寶・南宋刊本『史記』



「太史公自序」部分

註釋

（註一） 封建制度在中國，自秦滅六國後實際已不存在。

（註二） 譯自『會津白虎隊』，頁十二。

（二〇一六年補註一） 此石柱來自意大利龐貝廢墟。

(補註一) 此書的德文原本，或許是 *Über Loyalität in Japan*，一九三一年在日內瓦出版，現有一九九七年出版的日譯本，題『日本人の忠誠心と信仰』，內包括著者另一著作 *Über die Religionen in Japan* 的譯文。

(補註二) 『白虎隊精神秘話』，頁六十—六一。

(補註四) 『史記』註釋書中，對「不無善畫者莫能圖何哉」一語，有兩種解釋，一種以「畫」「圖」二字作謀劃解(有英譯本亦如是)，一種以「畫」「圖」二字作圖繪解；按文理看，二字應解作圖繪為合。司馬遷總結上文時，說「余因而列焉」，接著慨歎繪事乏人，文在而圖缺，似是太史公原意所在，亦可見史家對圖像的重視；作謀劃解，實甚為牽強。詳細解釋可參考韓兆琦著『新譯史記』(臺北：三民書局，二〇〇八)第七冊頁三八三三。

參考書目

『白虎隊精神秘話』 飯盛正日編 會津若松市 山主飯
盛本店 第五版(改定增補版) 一九九七

『會津白虎隊』 會津若松市 歷史春秋出版株式會社
一九八七

